

情花心劍

曹雪◎著



海天出版社

情花心劍

曹密三◎著
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花·心剑/曹雪著. —深圳:海天出版社, 2006

ISBN 7-80697-876-3

I. 情... II. 曹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36153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)

<http://www.htph.com.cn>

责任编辑:于志斌 张盈芳(实习) 责任技编:钟愉琼

版式设计:海天龙 封面设计:璇·君工作室

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制作输出 Tel:83461000

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
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889mm×1194mm 1/32 印张:8.875

字数:220千字 印数:1-6000册

定价:19.5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内容简介

西汉末年，江山风雨飘摇，江湖纷纷扰扰。武林鲁殿灵光的凌霄庄庄主送女出塞乌孙联姻，戈壁滩上奄忽刀光剑影，金城郡将军府公子为缁衣刺客所伤，故事由此揭开了序幕。沙井别庄内深夜少年冒死送来的密函，埋于玉门莹冢的紫葳剑的奇异消失，映红子夜半边天的一场回禄灾，两年后金城郡无故丧生的数百条人命，才智过人、浪迹江湖的侠士，凌波堂内五位少侠瞬间惨死的血案，紫檀木盒打开的密道，到底其背后还掩藏着多少无穷无尽的秘密？于是六年后的紫竹林里有了一个亿万斯年百世轮回般的漫漫长夜……殉情的女子如何借尸还魂，神奇的紫葳剑有着怎样的魔力，《雁归图》上的女子出自何人手笔，将军红颜、公子红妆，四十年来又有过怎样悲欢离合、长歌当哭的故事？是否他真的错杀红颜，是否她真的看破红尘，是否他真的因恨成敌，是怎样的爱别离、求不得、憎怨会、炽阴盛？而借客报仇、衔环殉主又是怎样一回事？相爱是否就能相守，会否生死相随？青梅竹马、一见倾心、相濡以沫，各有怎样的结局？爱情是否至死方休？满腔热血、凌云壮志何时了？生命史诗如何谱写？生死又是怎样一轮回？

责任编辑：于志斌 张盈芳(实习)

责任技编：钟愉琼

封面设计：璇·君工作室

内页插图：璇·君工作室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





小 引

有这样一场关于心与情的春梦——

“山河易碎人易老，犹言销魂情未了。”这是一个品来销魂的故事；

“雷鸣山岳，日月合璧；叱咤风云，五星连珠。激越四夷，力挽狂澜；势拔九州，呵令天下。”这是由镶有紫水晶的宝剑引出的传奇；

“震泽湖畔不经意的相遇，注定了对方的浅笑将一生装饰着彼此的梦，惟留下绮丽的幻境。”这是一场缱绻柔情的梦幻；

“倘若红烛不尽，烛花不枯，能够长久地与你相依相偎，对眸无语，柔情蜜意皆现靛中，天地江山尽览眼底，便纵然廿载韶华眼中逝，百岁光阴身侧过，又何妨？有人一梦江山，有人一梦相思，梦里梦外，岂知醒耶梦耶？且允我一梦与姬共缠绵。”这是一番翩翩男子的缅怀；

“记得，好儿郎当志在四字，羁旅瀛寰。不必眷恋着桑梓故地，不必眼里只有这迢迢旷野、莽莽草海，记得去看真正的惊涛拍岸、海阔天空。去罢，去驰骋属于你的草原，不问成败胜负，无关蹉然发斑，记得旭日不沉、雄心不老！”这是一番热血儿郎的追想；

“人生苦短，蜉蝣须臾。沧海浮萍，太仓一粟。大漠乌云江湖怨。江湖子弟江湖老。春去秋来莫等闲。英雄岁月多寂寞。烽烟长河，铁马金戈。身在草泽，胸怀家国。人生可得几回搏？生命几何，江山几何？”这是有关于江山与江湖的浮想；

“对于这一‘情’字，有人为求之不得而愁苦，有人为触之过深而

情
化
心
劍





悲苦。琢磨不定则游往其间，真谛尽晓则青灯为伴。只身其间，即雾里看花；置身其外，则柳暗花明。自古多情空余恨，蓦然回首，还顾紫陌红尘，惟叹红颜易老、岁月如流耳。”这里有关于爱情与红尘的遐思；

“我们的爱亦然如此罢，如此的不堪一击……从头到尾谁都没有错，错只错在它太脆弱。”这里含了爱怖情伤的心酸；

“透过映雪和鹅黄色的光芒看去，紫竹林的尽头，爬满汉柏的紫葳花染红了那一方天地。可任凭它开得漫目倚云，到底关不住尘世前业，遮不了爱浓情天，终抵不过一寸相思，到底相思系结相思解……”这里融了凄美悱恻的相思；

“这个世上，最难画的，恰恰是最容易勾勒出的那个圆。殊不知，人生最难书写的，正是极其简单的、一撇一捺的大大‘人’字。”这里有着无穷道理；

“人生到底有多少奥秘？感情是不是最费解的？牺牲是否最深的奥秘？那么最后一个又是什么呢？”这里有着不尽奥秘；

却还有那些个恩怨纠葛、热血壮志、山盟约定、昆玉金兰、生死爱恨……终了电光火石水月镜花。然到底谱了一曲生命史诗，绘了一幅人生长卷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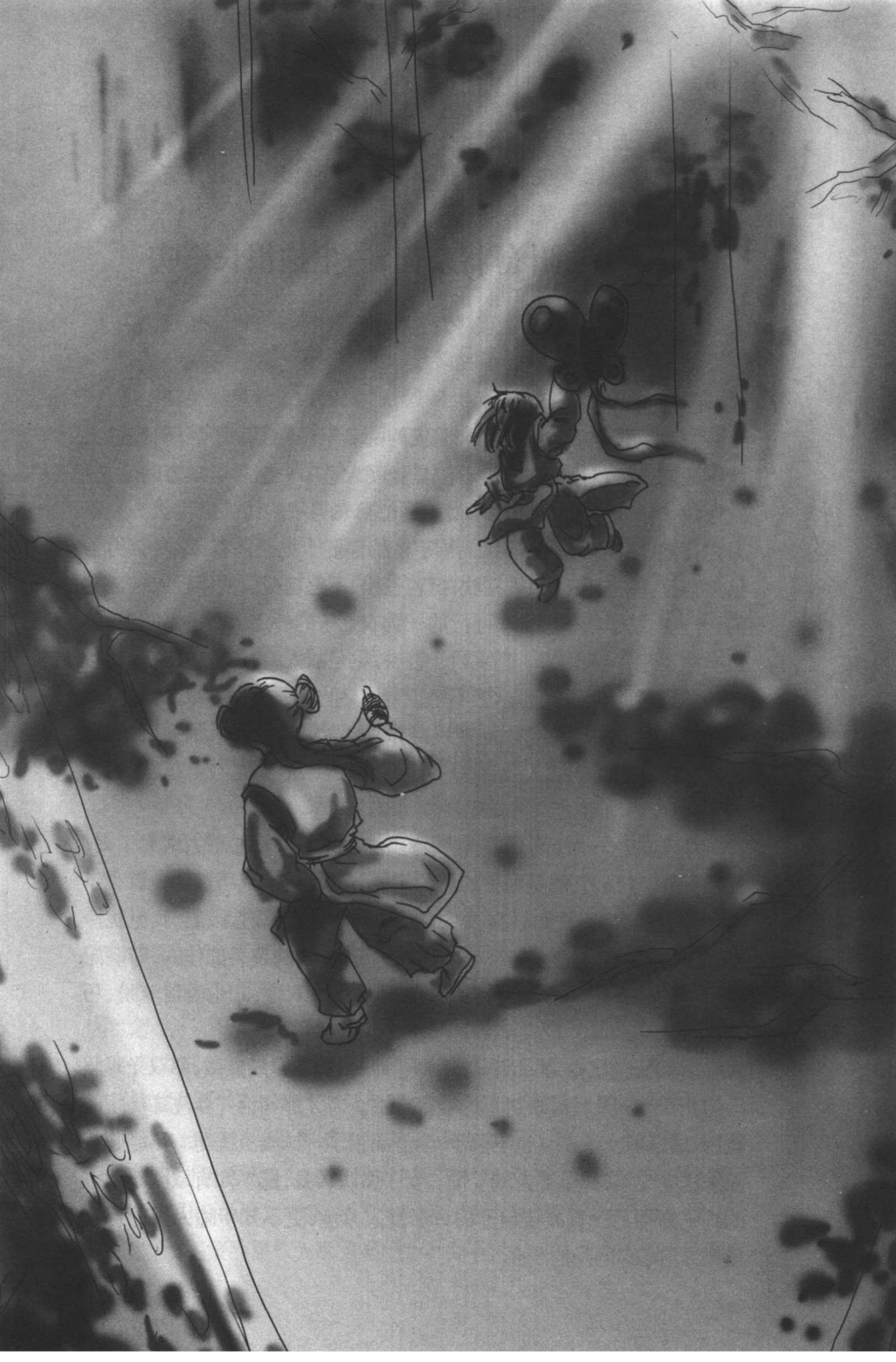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小引	1
一 命如叶薄将奈何,一生抱恨长咨嗟	2
二 鎗金伐鼓下榆关,旌旆逶迤碣石间	26
三 相逢意气为君饮,系马高楼垂柳边	49
四 红楼隔雨相望冷,珠箔飘灯独自归	82
五 南看汉月双眼明,却顾胡儿寸心死	101
六 世事幻如蕉鹿梦,浮华空比镜花缘	135
七 酒醒香销人自瘦,天空海阔春无极	172
八 壮志未酬三尺剑,故乡空隔万重山	210
尾声 问世间情为何物,直教生死相许	251
心与情之梦,说与有心人(代跋)	277

情
化
心
劍







一 命如叶薄将奈何，一生抱恨长咨嗟

“吁——”

倏地两声马嘶。叫楚平和苑安的两名年轻侍卫勒了黑马，穿过水泄不通的人群，对眸颌首，迈着流星步朝大道中央结彩华车方向而去。且近时，碎碎的脚步声止住了最前两位矜熟男子的谈笑风生。一人着月白长袍，温润若暖玉，不笑而眉宇依稀停驻十里骀荡春风；身畔男子已然皓首，便袍泛黛，栗眸褶肤，挺若苍松，不怒自威。两年轻人匆遽上前，一人误踏了华车畔辞车而行的一锦衣女子的纤足。女子不叫痛，猝然一缩金莲，浅笑垂首。楚平目光瞥去，见是故人，也不急致歉，转想自庄武学扬名于世，而自己学艺不精，不及小姐少主，但纵不卓犖，内力却颇深，这一脚不知重否，因而视线自那蜜袄紫裾下滑。然稍稍后却，蓦地红了脸。怎道从乱石岗莹地踩回来的泥土弄脏了地上铺满花瓣的锦缎，骋目一望，那道红寸寸蜿蜒至城门口。

华车的这一缓行引得正啧啧称羨的郡中百姓将注意力聚焦了来。旋踵安静。打破它的是脆生的盈盈笑语。那是迟来或巧过的一双少年男女。“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，领如蝤蛴，齿如瓠犀，螓首蛾眉，我见犹怜呐！”啾啾般的女音。扫视华车旁风华无限、娉娉袅袅的佳人，着明妃色衣衫的少女如是说着，偏头凝视少年的剪水双瞳，却也美目流盼，巧笑嫣然。

是时天色已昏，虽万倾琉璃，翠色冷光，到底星闪熹微，那双光彩照人的儿女终不及宫灯映衬下的凌霄郡主。方才那句话并非洗却热闹的氛围，然风鬟女子俏立也不挪步，眉舒而锁了一抹淡淡忧伤。不经心将滢眸送向少年，却见那人侧了颊。女子微叹转身，憾不知有双欲断秋水的眸子斯须后一直凝望自己的背影漫入月色，更不知伊瞳人里剪影的模糊缘自心口隐隐的剧痛。



这个时候,将军府侍卫苑安业已向那两莫逆男子问安并复命。楚平比肩拱手立旁,随即颌首。银眉男子皱额挥手:“先下去罢。”两侍卫应“诺”离去数步远后,楚平忽被穿梭人群、调皮的少女拉至一旁。年轻人刚作“小姐”的口型,却闻少女轩眉催言。强笑,后道:“才见了乱石岗呢。奇怪,完完好好的。挖开后只发现一对耳坠,公子的佩剑不知去向了!你说有意思不?好妹妹,说别的……”少女娇嗔一哼,甩发转身。没迈出步,身后声音转而低沉严肃:“我和苑安通过土壤新旧判断,距上一次动土怕要有近一月久了。”少女不表神色,回首微笑以应。年轻人随即也笑,笑着笑着忽敛转愣。少女笑得分外欢快:“平哥哥才去几日,怎生表情愈来愈丰富啦?”语落却见楚平的眼神示意,才猛然转身见身后地上一纵马蹄印。呆立的一会儿工夫,那条笔直的印迹就被欢舞孩童点地的脚擦去了。少女回神后速环扫僻远某处,寻骊驹不得,只余自己的那匹骏马。少女屈食指送入唇,口哨至为响亮,像极戈壁滩旷野上的那声……

再度回金城郡已是许多天后的子夜。月白风清,月华如练,天淡银河垂地。夜寂寥,寒声碎。这时的凌霄山庄最美也最是祥和。才用过晚膳,年轻儿郎陪少女于回廊中散步,远观池中细纹勾勒出湿润的黄晕,夜鸟的相鸣声是时空中流过。水心榭前,少女倚着阑干倦极地把头靠在少年肩头,面朝一泓池水,共分同样的心事。

“长忆,我在想,那群蒙面黑使的幕后者谁人也?难道目的是阻止我出塞不成?与尔佩剑又有何干?”

长忆道:“那晚埋剑立碑时,并无异样。就算被人盯上,以我内力还有你的警惕性,不至没有察觉吧。”

少女轻笑:“话是不错。可若为一柄剑,盗走不就成了,干嘛假扮刺客?怎生不是打草惊蛇!”那公子不知何以为对,无奈苦笑。

忽有乌云蔽月,瞬间幽暗,却有一束月华射来,于少女桃面上流畅地过渡着色泽。“我……”才吐一字,少女只觉年轻公子飘逸风中的乌发于自己颊上柔柔一扫,黑暗中也瞧不见伊人眸光送来否,思绪微移却将原本想来的话语遗失。一连几个“我”字,终了却道这么一句:“我真后悔那天没出手帮你。”“哦,哪天?”“明知故问!自然……”少女嗔后言又止。“哦,遇蒙面黑衣人那天是吧?”少年爽朗一笑,“谢天谢地。那天



楚大小姐保持矜持，否则……”他也学了少女方才踟蹰的语气，但摇首而哂。

少女扭过身去，噙起朱唇：“你以为我三脚猫的功夫就斗不过他们么？你也怵的小瞧我凌霄庄了！论剑术，你堂堂将军府大公子都未必占得了小女子上风。要不，我们，试试？”最后一句极娇柔，少女以腕作剑“架”于少年脖颈道：“你要敢故意让着我，我，我一剑……”“一剑如何？”少年哧一声笑，眯起眼睛，真若天上初弦。

“自然一剑刺了你！”经不起爱嘲的少女轩眉微怒。

长忆拉下她的手，凑近少女的颊，于她耳畔低语：“可当真舍得？”闻见少年身上袭人花香疑是紫葳，少女贪婪吸吮。忆得儿时自己也说过那句相仿的话来，奄忽面色赧然，仰身似浸梦里。一切斑斓溢彩的彩纹流光仿佛都从这一刻开始弥漫。原道并未错过五月花开。

“东暖阁走水！”

年轻儿女一诧，这才听到匆匆步声。“管家的声音！”少女也嚯，“怎的走水了？哎呀糟糕！琴还在楼上呢！”说着指了指闻声将去的不远处侍卫道：“快去怀觞楼，通知将军和我爹！”话未落，而将军府公子苑长忆已然去若惊鸿。

少女赶到东暖阁时，火势已凶。嚣张的火焰为小小阁楼罩上层层火纱，石榴色的火芒波涛样潮涌，蹂躏着孤独的小楼，浪打礁石一般，仿佛还要蔓延成火海一片。中间那束火苗高蹶着宛然欲跃上云霄，两旁顺势曲线曼折，好似一滴血红的水珠。赤瓦铸盖的暖阁恰是火烛上的内焰，一如其名，受无情的热炉暖着、烤着，直到化去。束束火苗片时化为支支长箭，膨胀着射出。射入云际的那支带火的箭灼痛了天界守卫神，他的臂膀上破了一道口，流下一滴血，滴落在天人寰交界处，漫散开，将巴掌大的一块天染得血红。

二层阁楼隔火却见一天苍色颀长身影。少女张口却僵于半空，一颗焦躁的心于火焚烧。虚拳骤然紧攥，猝而肩颤身转，却见五位少庄主先于那两年长男子到来。少女手中牢抓着的却是她三哥无情的袍袖。不及少女启齿，少庄主无情将她的手递与长兄，握紧：“看好师妹。”语气淡淡，随即疾步转身。

“慢着！谁都不准去！”话尽而素来武林君子之称的凌庄庄主已至。适才与之小酌的老将军苑偈紧随其后。才说了这话，阁楼门廊柱



断，挡住了唯一的门路出口。火龙盘踞屋脊，喷出的火团吞噬了夜的黑暗，映得子夜天如朝霞，掩饰了张张惨白的脸。刹那，天空传来破裂声，仿佛天字碎片坠落人世。扎伤的，依旧是心。

“爹，怎么办，怎么办呐！”少女扯着她父长袍失声。

脚步声、泼水声、火舌的滋蔓声……无奈的叹息和低声的抽搭，不止。

“忆儿，忆儿……”老将军拖着似坠巨石的双腿向阁楼方向走出十余步。素衣男子欲拦不得。忽而两声粗犷的哽咽。痴立良久，侧首回望，眼神瞬间陡若危崖。

是时一人正下垂双目，于右手伸直的四指上。修长泛华，忽略无名指上那道细细的痕，怎一无瑕了得。

翌日火势去，东暖阁业已灰烬。断柱残垣下有一具烧焦的尸骨，面目全非。身上些许露白。玉门白骨疑似重现。少女抱着尸身歇斯底里呼唤，声音颤抖如才离指的弦。接着有白绫系上将军府和凌霄庄的栋梁。

“旧日游踪，半是荒草半是苔；山盟犹在，只剩孤影独徘徊……”梨花玉容，如雨春洒，却道秋寒。流苏珠帘外，素衣男子闻言此声亦不改心酸阵阵。“小姐，你好歹吃一口吧！”丫鬟怜星手捧碗筷，见她小姐愈加憔悴，日见羸弱，焦急悒悒。少女正卧于架子床上，一手抚弄着床岭垂下的帷幕幔帐，一手无气力地搭在两侧雕花式围栏上。口中啾啾说着呓语。温润男子晨夕伴女，别时每每叫过丫鬟们细细叮嘱一番。大家都倦极乏累时，时常是那个忠心耿耿的小丫鬟守在少女榻前。

很久，少女惊醒梦魇，口中犹呼：“我的琴呢，我的瑶琴……”“琴在琴在，我就去取。”怜星虽次次如是接话，却回回握着少女的手屈膝于榻，不离，自语啾啾，“星儿有错，是星儿的责任……”少女咳着醒来，支身于榻，轻声道：“好姑娘，你却有什么错？错的是我。苑郎是不是该恨我入骨？”见怜星拼命摇头，又轻说一句“傻丫头”，挽着她的发轻叹或笑。

很雅致的屋子。花格架子上有各种古玩珍宝，有将军府送来御赐的玉舞人、玉辟邪。平日里屋子静得死寂，间或噼里啪啦的声音才略显生气。一面四框分别画着梅、兰、竹、菊的屏风，一张架子床，一只床